

不同的聲音：女性道德哲學觀

時間：114 年 11 月 21 日（五）14:00 YouTube 頻道播放¹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
主講人：吳秀瑾（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記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本次演講中，吳秀瑾教授介紹了以女性哲學家為主的道德哲學觀點，主要結合了美國的「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 與英國牛津大學女性哲學家的「自然主義倫理學」，並提出「關懷的自然主義倫理學」來探討當代社會議題。

1980 年代，卡蘿·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對當時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流道德發展理論提出了挑戰，例如柯爾伯格 (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 美國心理學家，以道德發展階段理論而著名)。該傳統觀點認為道德成熟是走向抽象原則化及獨立自主 (即正義倫理, Ethics of Justice)；然而，吉利根採用了不同的研究取樣，針對 29 位 15 至 33 歲、背景多樣的女性進行深入訪談，並以切身的墮胎問題與其決定過程作為探討議題，結果發現女性傾向於考量人際關係、情境脈絡，常被視為道德發展較不成熟的表現。當女性進入較為成熟的道德價值觀階段時，她們的道德實踐則是以母親角色的三從四德為代表，符合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進而能夠在真誠的面對自我的真正需求與他人的需求間尋找平衡點。吳教授指出，這是一種超越傳統的自主性概念，屬於建立關係中的自主性 (relational autonomy)。相較於男性以正義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女性則是以關懷為中心的思維。由此可知，男女具有不同的道德發展模式，吉利根「關懷倫理學」的研究成果也成為屬於女性的「不同的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並從女性的生命經驗出發，確立了作為一種哲學知識的「關懷倫理學」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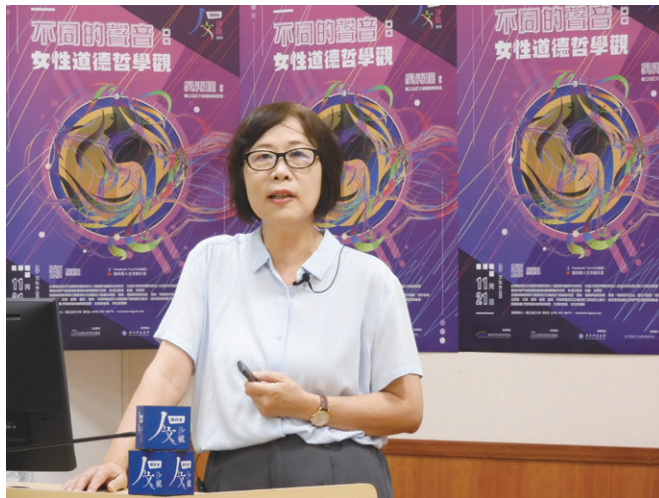
在吉利根之前的女性哲學家莎拉·魯迪克 (Sara Ruddick, 1935-2011)，她提出的「母育行思」(maternal thinking) 為「關懷倫理學」的發展打下基礎。魯迪克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懷孕生子，開始擁有哲學家、妻子與母親的多重身分，促使她從自身經驗反思：哲學不應僅是純理性的思考，更須從現實世界中採取行動。「母育行思」即反映出母親們致力於回應脆弱個體 (嬰兒、孩童、未

¹ 講座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g76yeFJnY>。

成年者)的需求,包含生存、成長與教育等層面,長期並規律地提供保護與訓練。亦即,以易受傷害的幼兒為真實世界的對象,滿足「養育」、「栽培」,以及「使他們被大眾所接納」三種核心需求(demands)。

所謂「母育行思」的實踐知識,即是滿足上述三種需求的實踐活動,可視為母育實踐的三種旨趣(interests)。這種母育實踐知識並非抽離生命世界的抽象原則,而是在陪伴子女成長過程中不斷自我精進與反思,從而憑藉生命智慧培養出幽默感,以及對於瀰漫在社會上、象徵父權的好戰心態的耐心抵抗。

另一重要觀念是內爾·諾丁斯(Nel Noddings)所提出的「自然關懷」。此概念以母子(女)之間相互依賴關係的自然情感為基礎,始於家庭,乃女性的生命場域。諾丁斯主張,一旦在家庭的親密關懷關係中培養了同理心,便可繼而達成推己及人的「人道關懷」。



圖一：主講人吳秀瑾教授

吳教授接續介紹了二戰後牛津大學的四位女性哲學家：艾里斯·梅鐸(Iris Murdoch, 1919-1999)、伊莉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 1919-2001)、菲利普·福特(Philippa Foot, 1920-2010)及瑪麗·米奇利(Mary Midgley, 1919-2018)。這四位哲學家被暱稱為「戰時的四重奏」,她們曾一致反對牛津大學頒發榮譽學位給下令投擲原子彈的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當時她們僅是基層的新進教師,此舉被認為是「女人在搞事」。此事件成為她們挑戰主流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重要起點,並促使她們逐漸發展出自然主義倫理學(Naturalism in Ethics)。她們主張事實中蘊含價值判斷,反對「事實」

與「價值」嚴格二分的傳統觀點，例如「某個路段很危險」這個概念，既描述了客觀事實（如路況差），同時也包含價值判斷（可能造成傷害）。

安斯康姆以人類茁壯生長來定義相關德性，主張一種另類於當代以法律為本的道德哲學的規範性意涵。她認為，正如植物需要水和陽光，從「需要」（Needs）這個「事實」（Is）出發，人類作為生物也有自然的繁衍、情感與社會需求。因此，道德應建立在滿足這些真實的人性需求（如生存、健康、友誼、家庭）之上，而非抽象的效益計算。

福特則是談論人類的「善」（The Human Goodness），她認為人類的健全包含身心兩種層面。人類需要家庭、愛情、友誼、信賴、守信用、合作、服從和快樂等自然需求。因此，對人類而言，如何獲得營養，如何進行發育，如何維持愛情、友誼，以及如何確守信用的社會制度等，從這一切中將產生社會規範、禮儀與服從值得信賴的權威。通過將這些規範應用於相關物種的個體成員，我們可以判斷個體是否具備應該有的樣子，或相反地，是否在某個方面或多或少具有缺陷，這即是一種價值判斷。

接著，吳教授談到另一位代表人物米奇利。儘管她出版了 16 本哲學普及著作，也經常在英國主要的公共媒體機構 BBC（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推廣哲學，具有一定的公眾知名度，但是在英國主流分析哲學界她仍被視為圈外人，在哲學界沒沒無聞。原因在於，她於 1950 年代

Midgley 關懷倫理學

即使男女有生理的區別，但是要以此推論獨立性在道德上優於“被動”女性，顯然是基於「道德勞動的性別分工」（gender-division of moral labour）的謊言。男女都需要也實踐關懷美德，認識「**相互依賴是人類生活的核心**」（mutual dependence is central to all human life）。

企鵝媽媽 (Netflix 2024) (波蘭)



「成年企鵝，牠們必須合作，對吧？牠們形成一種陣型讓幼鳥保持溫暖，並照顧牠們。除此之外，牠們是不會飛的鳥。」

圖二：米奇利（Mary Midgley）強調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才是人類生活的核心（圖源：講者簡報）

婚後育有三名子女，此後成為兼職的文化評論者，也開設成人教育課程。1960年代，她與丈夫前往相對偏遠的新堡（Newcastle），擔任哲學資深講師長達十八年（1962-1980），直至1978年，年屆六十歲時才出版第一本專著。米奇利的自然主義論點主張：「人性問題」的研究除了借鑑動物行為學的研究成果外，更應從比較人類與動物的「同中之異」中，凸顯出人類群聚（如婚姻、家庭）與社會性的獨特風貌。「人性問題」研究應如同動物行為學般，以觀察群體的互動、覓食、求偶與遷移等行為模式，藉此從自然準則延伸至人類準則。她強調必須從人類物種的生命史入手，關注死亡、繁殖和營養等基本需求，同時更著眼於人類所特有的記憶力與語言表達能力，在所構築的家庭、愛情、友誼與團結合作等社會性的交織概念裡，重新定位人類的「善」。為了促進群體的團結與合作，人類在必要情況下，如同許多社會性動物對權威的服從機制一樣，需要服從具有威信的領導人物或機制。此外，人性具備複雜的能力（如本能、慾望、情感等），如同動物世界受到許多法則約束，也需具備因應環境的適應性；但更為重要的是，人類的實踐理性必須在現實的處境中，讓相互衝突的複雜欲求獲得平衡，以臻於自我的完整性（Self-integration）。她也強調人是「人類動物」（Human Animal），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才是人類生活的核心，而非傳統哲學強調的獨立自主。

吳教授從自然主義中發掘出與關懷倫理學共同關注的議題，並將兩者結合，據此提出「關懷的自然主義倫理學」。關懷倫理學立基於親子關係的自然情感，旨在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切身問題，並透過依靠關係來建立「交錯的能力平等」。在關係中，個體所選定的生命型態與其相應的功能組合，必然會受到關係中其他人的生命型態及其功能組合影響。不同的依靠關係下，會導致相對不同的交錯能力平等的功能集合。在這種關係中，功能協調不僅要能夠極大化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自由功能，還需提供充分空間讓依靠關係成長，這便是「交錯的依靠關係」（Nested Dependencies）。再者，每個依靠關係會因其特性來決定哪些是需要被重視的，以增進關係中所有成員的福祉。

親子關係的自然情感是構成自我完整性核心的中心善（Central Good），而自我完整性是一個相互依靠的有機體。換言之，親子關係與自然情感是實現自我完整性的核心；人類本質上是相互依賴的有機體，而非孤立的原子。因此，交錯的依靠關係必須在現實的處境中，讓相互衝突的複雜欲求（如本能、慾望、情感等）獲得能力與功能的平等與平衡，以利於發展交錯的能力平等。而發展交錯的能力平等需仰賴彼此間的「照顧正義」，各盡其照顧的能力，同時社會制度必須提供資源與機會給照顧者，確保人人皆可在永續的關係中得到妥善的照顧。

講座最後，吳教授將此理論應用在三個當代議題上，首先是墮胎議題。傳統討論常陷入「母親身體權」與「胎兒生命權」的對抗中，但從關懷觀點切入，則可從關係的經營與延續性來看。如果環境無法支持一段長期的良善親子關係，墮胎可能是為了避免未來更糟糕的關係，這反而可以理解成一種基於關係責任的考量。

第二個議題是長照與照顧正義。社會上常認為失業者或經濟弱勢者理應成為主要照顧者，往往忽略了照顧者的需求，進而導致悲劇的發生，諸如近年臺灣社會常見因經濟及心理壓力造成照顧者情緒失控的社會案件，便是例證。吳教授認為，從交錯的依靠關係角度審視長照，照顧不應是私領域的家務事，而是國家應介入提供資源的公共議題。如何讓照顧者得到支持與滋養，實現各取所需之照顧，並各盡其照顧之能力，是國家責無旁貸應當建立的體系。此外，她主張應重新肯定照顧工作的價值，將其視為建立親密關係的重要活動，而非單純的負擔。

最後，吳教授從「母育和平政治」的角度，探討戰爭與和平議題。相對於傳統和平主義者基於絕對非暴力的原則，她指出「母育行思」的和平行動更強調隨時警覺於各種形式的暴力（如家暴、霸凌、歧視、仇恨言論、以及窮兵黷武的侵略性與擴張主義），並以非暴力手段持續抵抗這些暴行；但是在極端情況下（例如種族屠殺），也不會排除以暴力方式來完成和平行動。為此，吳教授引用漫畫《麵包超人》（アンパンマン）原作者柳瀨嵩（やなせたかし，1919-2013）的故事來佐證。二戰期間日本婦女在歡送上前線的士兵時，多半會說出「為天皇陛下奮戰」、「為大日本帝國而死」、「為國家犧牲」等鼓吹軍國主義和犧牲奉獻的口號。這些口號反映了當時日本政府與軍方大力宣傳的戰爭思想，意圖使女性支持並犧牲一切來配合戰爭。曾至中國戰場參與戰事的柳瀨嵩，回國後致力成為漫畫家，創造出「麵包超人」一角。麵包超人會飛到飢餓的孩子身邊，把自己那張由紅豆麵包做成的臉給孩子吃，藉此克服當下的困難。這一創作細節反映了柳瀨嵩實際的戰場經驗。他所創造的麵包超人，便是「創造沒有飢餓的世界」與「抑制貪念」等思維的具象化體現。

總結而言，這場講座透過女性哲學家的視角，強調「相互依賴」與「具體關懷」的重要性，旨在呼籲將倫理學從抽象的「離地三千尺」拉回地面，關注真實生命中的脆弱性與需求。